

黑石船

台湾 孙玉鑫 著
中原农民出版社



黑石船

鄉野題

第一集

中原农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一 卷

- | | | |
|----|----------|---------|
| 一 | 洒泪江湖行 | (1) |
| 二 | 天下店中客 | (19) |
| 三 | 结 盟 | (27) |
| 四 | 斗 智 | (52) |
| 五 | 有情自相逢 | (69) |
| 六 | 义结金兰盟 | (86) |
| 七 | 突遭暗袭 | (103) |
| 八 | 善恶难分 | (120) |
| 九 | 察秋毫宇文显降级 | (136) |
| 十 | 试绝技拐三爷称臣 | (151) |
| 十一 | 雷霆一抓 | (166) |
| 十二 | 十残酷刑 | (182) |
| 十三 | 草泽龙蛇 | (198) |
| 十四 | 神功惊魔 | (214) |
| 十五 | 绝技退顽敌 | (232) |
| 十六 | 奇招惊豪客 | (248) |

第二 卷

- | | | |
|----|---------|---------|
| 十七 | 子午岩头惊奇变 | (263) |
|----|---------|---------|

十八	徐州分店震群豪	(280)
十九	义感七怪	(296)
二十	初现仇踪	(313)
二十一	英雄相惜	(328)
二十二	不死之令	(343)
二十三	真相大白	(358)
二十四	百蜜一疏	(372)
二十五	凤阳四丑	(387)
二十六	应前试艺	(403)
二十七	黑石船令主	(431)
二十八	日月神魄	(446)
二十九	暗许芳心	(461)
三十	又失驼铃	(475)
三十一	端倪初现	(490)
三十二	夜探红楼	(506)
三十三	枯井遇伏	(520)
三十四	初探敌踪	(534)
三十五	斩草除根	(549)

第三卷

三十六	割袍断义	(563)
三十七	金钩钓鳌	(577)
三十八	风暴前夕	(590)
三十九	概述前因	(606)
四十	真象大白	(618)

四十一	恩怨难分	(646)
四十二	威震群奸	(661)
四十三	意外奇变	(675)
四十四	武林大会	(689)
四十五	杏衫少年	(718)
四十六	地道之谜	(732)
四十七	惺惺相惜	(746)
四十八	奇功惊魔	(760)
四十九	唇枪舌剑	(775)
五十	群豪毕集	(790)
五十一	小惩女魔	(805)
五十二	金面客神龙天降	(820)
五十三	一席谈误会冰消	(834)
五十四	风起云涌武林会	(850)

第四卷

五十五	石破天惊争盟战	(865)
五十六	血溅擂台红	(879)
五十七	代桃僵	(894)
五十八	七海浪和尚	(909)
五十九	盟主竟是谁	(925)
六十	一举成名天下	(941)
六十一	武林由此是非多	(957)
六十二	神通双侠	(973)
六十三	羊城魔贾	(987)

六十四	怀壁其罪	(1002)
六十五	抽丝剥茧	(1016)
六十六	明修栈道	(1032)
六十七	暗渡陈仓	(1047)
六十八	诡谋施毒	(1062)
六十九	仁释元凶	(1076)
七十	狡兔三窟	(1088)
七十一	血债血还	(1100)
七十二	罗网自投	(1113)
七十三	血溅古墓	(1128)

第五卷

七十四	奇峰突现	(1143)
七十五	长山七鬼	(1157)
七十六	吃里扒外	(1170)
七十七	旧事如烟	(1184)
七十八	罗浮山上	(1196)
七十九	误亲论敌	(1211)
八十	喋血中原	(1224)
八十一	石船秘辛	(1238)
八十二	普陀山上	(1253)
八十三	剥茧抽丝	(1266)
八十四	血洗狄家庄	(1280)
八十五	石间探幽	(1293)
八十六	石府春秋	(1307)

- | | | |
|-----|-------|----------|
| 八十七 | 双奇古笈 | (1320) |
| 八十八 | 佛劫 | (1334) |
| 八十九 | 先机 | (1350) |
| 九十 | 正邪大结合 | (1365) |
| 九十一 | 恩怨从此消 | (1379) |

一 洒泪江湖行

耿耿银河，疏疏列宿，是佳人乞巧之日。

转瞬，已是万里月圆，九霄云净之夜。

金乌直追，玉兔狂逸，时而丹枫欲变，时而梅开岭上，
时而葭琯飞灰……已临急景凋年！

桃符换新，屠苏酒香未散，又是淑气迎人之时；金吾
弛禁，玉漏停催，岁月向不留情！

待黄梅初熟，至榴花吐焰，已近浮瓜沉李的炎夏。

吁！人生茫茫，年华如此老逝！

如今，三伏已过，暑气渐消，露华渐浓，云影转薄，
夜！鹤唳于长空，虫鸣自四野，大地一片萧煞！

时正三更，苏州楞伽山麓石湖畔，那座美仑美奂的小巧
“红楼”中，楼主人，正在书房中焦急地等待着四年前相约
今夜归来的人儿。

一阵夜行风声传来，楼主人挑扬起来他那两道剑眉！

砰！书房长窗突然碎裂，接着，一条人和影碎裂了长窗
断木，同时摔坠到书房的地上！

这人挣扎着站了起来，那知尚未站稳，晃了两晃，终于
咕咚的一声，又摔卧倒在尘埃！

楼主人剑眉一皱，才待起身上前搀扶这位不速之客，这

人却已双手紧捂着腹部，再次挣扎着跪坐起来。

楼主人注目看时，这人腹下的衣衫，已被腥血染成一片鲜红，捂在腹部的双手，十指缝间仍然不停的滴流着血水，显然伤势极重。

此时那不速之客，目光灼灼直瞪着楼主人，刹那之后，咧唇惨然一笑，接着急促地说道：“熄灯！快！”

楼主人盯了这位不速之客一眼，温和地说道：“阁下伤势看来不轻，目下必须医治包扎，小可略懂医理，也备有良药，请先让小可看看伤处。”

岂料这位不速之客，却沉声叱道：“熄灯，我叫你立刻熄灯！”

楼主人年纪虽轻，性格却是刚强而坚毅，闻言也沉声说道：“我说先医伤，就先医伤，否则阁下就请出去！”

不速客哼了一声，陡地把紧捂在腹部的双手张开，目射威凌，直瞪着楼主人一言不发。

楼主人业已看清了那个伤口，骇凛的倒吸一口凉气，不速之客的左腹下，透穿了个拳般大小的窟窿，肠子业已部分露在外面！

此时这不速之客，再次冷哼一声，接着以低沉的声调，怒吼似地神态喝道：“混东西，这个伤你能够治？能够治吗？我拚着这条老命，给你送来消息，强敌就到，你还不听话把灯熄掉！”

楼主人虽然十分震骇不速之客的伤势和话语，但却方寸不乱，立刻将高吊的灯笼和桌上的蜡火吹熄，室内顿成黑暗世界，除掉不速之客那如同牛吼般的喘息声外，不闻其他杂音。

半晌之后，不速客似耳语般低沉地说道：“快把我贴身

穿的那件皮背心解下来，你再贴身穿，事关重大，别问原因，快！快！快！”

一连串的催促，使楼主人不由自主地动起手来，匆忙依着这重伤不速之客的指示，脱着彼此的衣衫。

当楼主人贴身穿那件皮背心的时候，已觉察出来皮背心的后背，是个夹层，里面藏着东西。

楼主人衣衫结好，在替不速之客穿上外衣的时候，岂料不速之客猛一挥手，竟将楼主人推出数步，楼主人心头一凛，暗中惊讶这不速之客的深厚功力，才待开口询问，不速之客却已猛咳不止，声音听来已是沙哑无力，最后不速之客却张提真气，挣扎着道：“听清楚混东西，和你在四年前相约今夜回来的人，死了！他是我的盟兄，死前把皮背心交给我，要我送来给你，现在你就得离开此地，永远不准回来，否则你那血海冤仇就只好冤沉海底，走！立刻走！”

楼主人心头颤跳，神色已变，惶急而悲伤地说道：“四年前恩师走时，要我今夜必须等他，他说再见我的时候，就告诉我的出身和父母姓名，如今……如今恩师竟遭不幸……”

“混东西，这不是念嬷嬷经的时候，走，立刻走！去找家不认识你的店房住下，然后仔细检看背心夹层里的东西，自会知道一切，快！”

不速之客连连催促，语语闻之惊心动魄！

楼主人道：“前辈尊姓，你这个伤……”

不速之客恨声道：“不管姓什么和你没有关系，这个伤准能要我的命，我是死定了，你就听点话立刻走。”

楼主人肃色震声道：“你必须立刻告诉我您的姓名！”

不速客又猛咳一阵，喘息着说道：“这好小子难怪大哥说你聪颖绝伦而心地忠厚，我姓雷，武林朋友都称呼我叫

‘霹雳震天’，”不速客话锋一顿，声调陡变，又道：“好了，记住我吩咐的话，快些走吧，莫使已死和快死的人死难瞑目！”

楼主人双目含泪，沉思刹那，猛地五体投地向不速之客一拜，起立之后，伸手摘下墙上宝剑，带上一袋散金，转身大步而去。

行未数步，背后身负重伤的不速之客，又开口说道：“走后面，登楞伽山转向杭州，稍待不论此楼有何变化事故，不准回头，不得停步，走吧！”

楼主人泪顺颊下，无言的回顾了不速客一眼，点点头，按照指示谨慎的由后墙越出，疾驰向楞伽山中。

进山不足半里，突然传来一阵凜人心胆的狂笑之声，声音来自红楼，出自雷姓不速之客的口中，楼主人不由猛地停步不前！

适时，顺风传到怒喝之声——“我早已猜出是你这个忘恩负义的老匹夫子了，你上楼来吧，那东西就在雷老子的身上，萧家孤儿藏处，也只有我姓雷的一个人知道，雷老子就要死了，临时改志，老匹夫，咱们结这最后的一次缘吧！哈哈哈哈……”

接着，轰然一声巨震，话题又起——“老匹夫，你得意忘形，尝尝雷老子这‘霹雳震天’的滋味吧！”

在巨震同时，一声惨吼传到，起自红楼之上，落时却已远出半里之外，这人重伤之下却仍有逃生的功力。

惨吼之声乍止，红楼内又传出来了那雷姓不速之客的慷慨话声——“任大哥，小弟未负所托，死已无憾，大哥英魂稍待，小弟陪你来了！”话声中，千百条火蛇自楼窗内窜出，浓烟腾卷，直升云天，刹那间，红楼已被火海吞没！

烈火映射出楼主人的激动之情，在赤红的光茫中，楼主人剑眉扬飞，目射怒火，口中喃喃自语道：“雷叔叔！霹雳震天！任大哥！萧家孤儿！老匹夫！老匹夫！老匹夫！”

※ ※ ※

一面紫底金边金字的奇异令旗，在一盏光色浑弱的孤灯下，被缓慢地展露了出来，占了半个桌面。

令旗非丝非布，不知用何物织成，因为整个的金边是以真金抽丝编造，所以分量够重！

金边是一条金龙，鳞甲鲜明，爪尾敛势，如活似生，决非匠手所织，更奇特的是，令旗有十二星角，各绣不同之物，有剑、有刀、有杖、有鞭，除一枚奇特的金钱外，还有一方晶石图，似是代表着十二件东西，或是十二种标记。当然，若以武林中事来说，这也许代表了十二位顶天立地的人物！

令旗正中，却是以纯金编成的三个大字——萧梦梅！

令旗被一双细嫩柔软但却含有强劲的手翻转过来，反面却是碧底，编绣着一只华丽无伦的八帆船，船身漆黑，金丝压边，船外，浪花汹涌，天空乌云卷滚飞驰，看来这艘黑色华丽的八帆巨舟，似正冲风破浪前进。

那高高插于半空，飞卷乌云中的主桅顶端，斜飘着一面三角帆旗，旗上是以金丝织成的拳大“令”字！

“令”字三角帆旗的杆顶上，有个黄豆般大的“玉珠”，射闪着奇亮的异彩，光耀人目！

一声幽幽长叹，那双细嫩柔软的手，卷起了这面令旗，拿起了旁边一本极薄的绢册，开始翻阅。

第一页，第一行，赫然写着——

“你就是萧梦梅，黑石船的主人，也就是经武林十大无

敌高手和十二正大门户掌门之人，各绣信物滴血盟誓共推为号令天下武林的盟主！”

叭，绢册被阖盖上，但却传出低沉而十分激动的话声：“我就是萧梦梅？我？这不可能！决不可能！”

册子又被轻轻揭开，第二行——

“我曾详细地对你说过一个‘黑石船’的故事，现在对你实说，那并非故事，而是一丝不假的事实！”

低沉而激动的语声又起：“不可能！我不可能就是那个偷食糕饼而误吃了灵丹的孩子，不可能！决不可能！”

第三行——

“也许你会怀疑，但这却是事实，是你误吃了我们十大高手，经十年采积奇药而炼成的‘神芝血丹’！血丹本有十粒，只因炉火不净，九粒焚化，所成一粒，为求公平分食，才叫你巧得现成，因之迫使我们十人，及武林十二正大门户中的掌门，共推你为当世的武林盟主。”

一声嗤笑传出，接着话声又起，道：“荒谬！一个两岁的顽童，只因误食了一粒灵丹，竟被公推为当代武林的盟主，岂非儿戏？说来谁信？谁信！”

第四行——

“我与令尊，交成莫逆，义共生死，在当代武林无敌的十大高手中，功力以令尊最高，次之是我，令尊为当事之人，对你误食灵丹后的责任，不便表示意见，因之保护你安全的重担，很自然的落到我双肩之上。”

第二页，第一行——

“我们十大高手，亲自制成一面特殊的‘黑石船’令，遍传武林十二掌门之人，彼等在令旗之十二星角上，各自亲绣了他们的信物，共誓见令听谕，水火不辞，那令字三角帆旗

杆之上的玉珠，乃人间至宝的‘万年温玉块’，非但百毒不侵，并有无上威力，切记莫忘！”

又是一声嗤笑，接着道：“看来这件荒谬绝顶的事情，像是真的了，要是真实的话，包括我父亲在内，所谓十大无敌高手和十二掌门之人，都是一群傻瓜！”

第二行——

“你看到此处，必会笑我们都是傻瓜，我们不傻，但却犯了大错，不该以七十二种灵药，含肉芝之血炼此神丹，意图不老而习成‘万家神功’，人算不如天算，十毁其九这仅存的一粒，却又便宜了你。”

第三行——

“你既已服下‘神芝血丹’，已成不坏之体，除非在三年之内，血丹尚未尽被你筋骨吸收前生饮了你全身的鲜血，否则十年后我们联手亦非你敌，因之只有共推你是武林盟主一途。”

话声适时又起，道：“我不信没人想生吃了我！”

第四行——

“谁都想喝你的鲜血，不过十二掌门之人却不敢，他们自知联手亦非令尊之敌，至于我们十人之中，当然也有如此梦想者，但是畏惧我和两位盟弟与令尊之谊，故而也不敢妄动！”

第三页，第一行——

“为了保护你的安全，我朝夕戒备，寸步不敢稍离，真是苦不堪言，时隔月余，我们十大高手中已传出了谣言，说我别有企图，迟早会生饮了你一身鲜血，于是我和令尊将计就计，故意为此而争论，终于绝交，暗中我们却在进行着一条绝妙的‘移花接木’之计。”

唉！一声长叹之后，低沉而伤感的话声又起，道：“我故然逃出了厄运，可是那个顶替我的可怜孩子呢？这算什么绝妙之计，简直是惨无人道！何况我们相貌……”

第二行——

“此计本不可行，因为急迫之下，绝难找到和你相貌宛似的儿童，幸而我有特殊技艺，将那顶替你的孩子，动以易容整形之术，一月后，果已乱真，决定了进行此计的时刻。”

第三行——

“事情进行顺利，我带着令尊亲自详书的‘神功秘册’，然后故意借酒生事，愤而远行。第三天才悄悄潜回，以伪换真，帮你逃出虎穴龙潭，并立刻给你施了整容之术，自此敢说普天之下，再没有人能认出你是那个！”

细嫩柔软的双手，猛地一擂桌面，道：“这样看来，是真的了，我真是那个孩子，我是萧梦梅！”

第四行——

“第二年的春天，传出了一个使天下武林中人震凛的消息，令尊和令堂在同一时间身中巨毒，死于‘九老仙洞’。同时，那个替身，也失去了踪迹，我强忍恨怒悲伤，不敢前往祀奠！”

一声悲呼，继之道：“此仇不报何以为人！”

话锋一停，又说道：“凶手必在毒死双亲之后掳去那个孩子远逃，只要查出事后谁不在场，就知凶手是谁！”

绢册猛地又揭过一页，是第四页，第一行——

“凶手自然是我们十人中的一个，或更多，但这人狡猾无比，令尊堂惨死之后，直到安葬，除我一人不在外，其余一个不少，到最后剩下的八个人，更是一道离开峨嵋，各自

归隐，因之毫无线索可寻！”

话声急促地说道：“师父，也许那凶手已惨杀了我的替身，误饮了那个孩子的鲜血，您没有想到吧？”

第二行——

“我曾想到，凶手可能业已吸食了那个无辜孩子的鲜血，但经仔细思考后，一个重大的事实，粉碎了这个假定，凶手不敢冒此大险，因为其余高手，会立刻发现凶手吸食鲜血后的变化，如此凶手岂不是等于自供罪状？”

第三行——

“神芝血丹非但能生死人肉白骨，常人服之，无异脱胎换骨，我辈服之，白发立变而返童，平添一甲子内功修为，凶手既不知‘移花接木’之事，怎敢鲁莽，但是这样一来，凶手在发觉上当之后，定然悟及我拂袖而去的真正原因，因之我足不出‘红楼’有十年之久！”

话声再起，道：“啊！原来您也住在红楼之中，那……那我怎会始终没发觉呢？难道这红楼中还另有藏处？”

第四行——

“红楼为令尊精修秘池，令堂亦不知晓，地下广于地上，我始终没离你左右，朝夕暗中监视着你用功，有朝一日你能再回红楼去的话，可由后院枯井而下，当可发现别有天地。”

第五页，第一行——

“乍闻令尊凶耗，我实难相信，因令尊功力已达化境，早已习成佛门‘不坏’功法，此事极秘，但我却深知无误，当你四龄，我开始深夜点你百穴而通奇经之时，方始发觉令尊中毒而死的真正原因，原来他早知难防暗算，竟在我以‘移花接木’之计悄然带走你的前夕，以其本身真气，化你髓魄

筋骨，将数十年的修为，导输你的体内，他已无异凡夫，难怪会中毒而亡！”

一声呻吟，一声凄痛的悲号，滴滴血泪，适时洒落绢册之上！

第二行——

“你得天独厚，神芝血丹因令尊全部修为真气所导，早已与你体魄相合，故而你十四岁，已怀令尊弃世前之功力，我总算未负故友重托，十六那年，你已将威力无伦的‘天龙圣剑九式’练至化境，至此，三百年来武林第一奇客‘天龙子’的整个神功，你已尽得，成为未来继‘天龙子’与令尊之后的唯一奇客。孩子，如今你投手踢足已能动念伤人，佛门无上‘万应心意’使你心可数用，我代亡友庆贺，而我也应该去办自己的未完大事了！”

第三行——

“我决心再出江湖，发誓要侦得毒杀令尊、堂的凶手，才写下最后的一柬，与你相约四年，其实第一年我根本没有离开红楼，直到我认定你果能遵守训示足不出户之后，始安心而去。”

第四行——

“一别江湖十数年，武林早已人事全非，经六个月的奔波，找到了昔日位列十大高手之三的盟弟雷鸣，又经三个月的侦窥，知他仍在惦念老友而忠诚如昔，方始寄柬相约，自此我俩双双再入武林，四出访查昔日那个阴狠万恶的凶手！”

第六页………

第七页………

第八页………